

張氏宗譜

箕字

254
1123
3

張氏宗

譜卷三

始興伯

文獻公神道碑銘

徐

銀青光祿大夫廣州刺史大夫

侍郎充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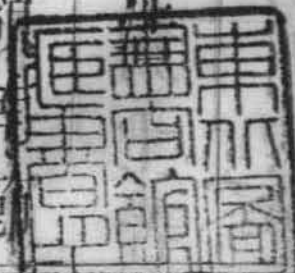
度度支鹽田五府經略觀察處置等使上柱

國會稽縣開國公

有唐既受命在太宗時有若梁公房鄭公魏公衛公

李格於皇天在高宗時有若梁公狄格於上帝在中

宗時有若平陽王敬漢陽王張扶陽王桓南陽王袁



傅陵王崔光復宗社在元中時有若梁公姚廣平公
宋燕公始興公二張中興王業夫以天柱將傾大盜
方起一振綱目載闡皇猷始興公爲之公諱九齡字
壽一名博物其先范陽方城人軒轅建國茲弧受氏
良位爲帝師華才稱王佐或相韓五葉或佐漢七貂
代有大賢時稱盛族七代祖諱守禮隋鍾離郡塗山
令曾祖諱君政皇隋韶州別駕終於官舍因爲士著
姓大父諱子胄越州剡縣令烈考諱宏愈新州索盧

丞贈太常卿廣州都督皆蘊德葆光力行善舉地積
高而成嶽雲久蓄而作霖是生我公蔚爲人傑弱不
好弄七歲能文居太常府君憂柴毀骨立家庭甘樹
數株連理王公方慶出牧廣州時年十三上書路左
燕公過嶺一見文章並深提拔厚爲禮敬弱冠鄉試
進士其考工郎沉佺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時有下
等謗議上聞中書令李公當代詞宗詔令重試再拔
其萃擢秘書省校書郎應道侔伊呂科對策第二等遷

左拾遺封章直言不協時宰方屬辭病拂衣告歸太夫人在堂承順左右孝養之至閭里化育始興北嶺峭險巉絕太瘦南谷桓然平易公乃獻狀詔委開通曾不幾時行可方軌特拜左補闕尋除禮部司勳二員外郎加朝散大夫遷中書舍人封曲江縣男轉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廷闈在遠表請罷官改洪州都督徙桂州都督攝御史中丞嶺南按察兼補選使黜免貪吏引伸正人任良登能亮賢勞事澤被膏

雨令行祥風屬燕公薨落斯文將喪擢祕書少監集
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時屬朋黨頗將排抵窮栖歲餘
深不得意勃海王武藝逢我王命思絕其詞中書奏
章不愜上意命公改作援筆立就上甚嘉焉卽拜尙
書工部侍郎兼知制詔扈從北巡便祠后土命公撰
赦對御爲文凡十三紙初無草稿上曰比以卿爲儒
學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今日得卿當以經術濟朕
累欲歸養上深勉焉遷公弟九臯九章官近州里伏

臘賜告給驛歸寧遷中書侍郎丁內憂中使慰問賜
絹三百疋奔喪南歸祔葬先塋毀無圖生嗌不容粒
白雀黃犬號噪庭塋素鳩紫芝菓植廬隴孝之至者
將有感乎旣卒哭復遣中使起公本官同中書閣下
平章事口敕敦諭不許爲辭聞命號咷使者逼迫及
至闕下懇請終喪手詔有曰不有至孝誰能盡忠墨
袞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
禮哀訢卽宜斷表賜甲第一區御馬一匹尋遷中書

令集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初公作相也奏差擇元
戎皆取良吏不許人奏罷常奏諸軍兵省年支賜諛
臣讒議事竟不行明年公奏籍田躬耕禮節加金紫
光祿大夫進封始興伯每天長節公卿皆進衣服公
上千秋金鑑錄五卷述帝王興衰以爲鑑戒公直氣
鯁詞有死無二彰善癉惡見義不回范陽節度薛平
奏前太子索甲三千領上極震怒謂其不臣故問於
公公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况元良國本豈可動搖上

因涕泣遂寢其奏武貴妃離間儲君將立其子使中
謁者私於公曰若有廢也必將興焉公遂叱之曰宮
闕云云汝何得輒出御史大夫李公尙隱太府卿裴
伯先不禮中官皆忤上旨必在誅責公全庇焉幽州
節度張守珪緣降雨蕃斬屈突干將拜侍中涼州節
度牛仙客以省軍用將拜尙書並觸鱗固爭竟不奏
詔平盧將安祿山入朝奏事見于廟堂以爲必亂中
國固請誅戮上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此何足言無

何用兵爲虜取敗張守珪請按軍令留中不行公諫
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子行令亦斬宮嬪守珪所
奏非虛祿山不當免死再三懇請上竟不從邊將蓋
嘉運籌上策密發將士襲平西戎公以爲不可妄舉
結後代讐非聖王之化也又不納及羯胡亂常犬戎
逆命元宗追嘆曰公歿後不復聞忠讜言發中使至
韶州弔祭其先見之明有如此者學究精義文參微
旨或有與託或有諷諫齊名管樂行之在我何必古

人由是去循資格置採訪使收拔幽滯引進直言野
無遺言朝無缺政百揆時敘庶工允釐 蘇美文參贊
進命玉宗並製曰公煥發不貳開忠藎言發中興
謀身外贊非聖王之出也又不際近謀時損當大矣
嘉慶善士策密發謀士莫不西遊公以爲不何英舉
表非賊難山不當發我再三懇請士意不爲發謀蓋
曰蘇其出軍必藉其買蘇于許合本博宮謀心其
則其其爲與以規張守狂請其軍命留中不許其

登逍遙臺記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層宇落構而遺制巍然邑老相
傳斯薛公道衡之所憩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隅
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滌孤
憤舒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之未泯州司馬
王公履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於貴臣道未行
於明主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
之不樂常以爲仁不異遠必敷政以愛人窮當益堅

已坦懷而樂地屬府廷閒暇江浦清明南上陽和覺
寒氣之向盡東郊候暖愛春色之先來於是命輕舸
以乘流趣高臺而降望越荒堞披古道躋隱嶙而三
休俯芊綿而四極其遠則烟連墟井指甌貉以南馳
雲合山川挹荆吳而北走其近則深溪見底鱗介之
所出沒高林夾岸羽毛之所翱翔攸哉薛公無不寄
也意神明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翦爲茂
草司馬公又以峴山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湘水遺風

懷屈原而可作况登高臨賦得無述焉九齡小人受
教君子雖羲之樂會稽之士自賓許詢而仲舉禮豫
章之人復攜徐孺是日也羣英咸集猥以陋才忝陪
下列祗命爲序請各言詩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
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
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已出於心者歸咎爲已哉失
於思者自誣爲已誣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狂逸非不知孰甚焉

子厚公

乾稱東銘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
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
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
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已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
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其踐形難會者也知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
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
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

化則善述其事窮人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
存心養性爲非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類
卦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
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
令者伯竒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殁吾寧也

舜葬於陳壽封于黃龍馮氏野然中嶽於天祗之塞

唐相九齡公傳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
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
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
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元
宗卽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王者所由受
命也陛下紹休聖緒於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於
經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

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
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政之氣發爲
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
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照其冤况六合元元之
眾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其治尤親於
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惟一婦而已今刺史
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
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敢無狀用牧守

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尙可言哉肅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弊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也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

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旣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厯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厯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諫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修素行不爲微倖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十

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
以條章舉羸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緣
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爾今反求精於案
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刻舟以記者也凡
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
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繆哉夫吏部
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雖拔
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

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贖之實臣謂
選部之法倣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
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
焉以所用眾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任所舉可官之
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
師米物爲耗豈多乎哉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
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
雖廣朝廷雖眾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

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闕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得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求進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脩名獲利利之出眾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能得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文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

俄遷補左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
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
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
遷中書舍人內供奉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
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起階至五品九
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
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吏乃濫
章鞞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尙可以改公宜詳計

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旣而果得謗御史
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闕奏說輒建議違之融
積不平九齡爲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
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
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
知集賢院常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
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
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趨成遷工部知制

詰數乞歸養詔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爲嶺南刺史歲
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哀毀不勝有
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
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九齡請不禁鑄錢勅
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啟此門恐小人棄農逐
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在監門錄事參軍劉秩
皆以爲不可上乃止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

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二十四年上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尙書九齡執曰不可尙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選內外重任更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典使爾使班常伯天下其

謂之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爾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日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李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尙書耶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

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因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
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
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帝雖優答然卒以尙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
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
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
於朝堂流瀼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
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

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
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
皆縉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
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
千秋節公王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
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
稱其交能始終者及爲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
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

皆正人武惠妃媒陷太子張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官
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
齡叱曰房帷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
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
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
丹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節度使張守珪奏請斬
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斬祿
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

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
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亦惜其才勅令免官以白
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
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
卒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
厚幣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

武進唐順之撰

橫渠先生傳

周汝登

海門

張載字子厚稱橫渠先生宋鳳翔人子厚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上書謁范文正公仲淹文正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子厚與論易次日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輟講與二程語學問之要使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

何事旁求耶登進士第爲雲巖令熙寧初御史中丞
呂正獻公公著薦之於朝上召入見問治道對曰爲
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說以爲崇文校書他日
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子厚曰公與人爲善則人
以善歸如教玉人琢玉宜有不受命者矣語多不合
命案獄浙東獄成還朝會弟翬以言新法得罪子厚
乃謁告西歸遂稱疾不出居於橫渠故廬終日危坐
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

取燭以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初子厚不輕與人言學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苟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則師資勢隔道幾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與洛人並師子厚子厚每有意三代之治欲正經界分宅里立歛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敦本抑末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大防薦之乞召還

舊職子厚曰是行也吾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會有言者欲行古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以爲古今異俗而子厚獨以爲可行議卒不決會有疾謁告歸行次臨潼而卒年五十八子厚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西銘子厚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語之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寢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

耳熙寧九年秋子厚感異夢忽以所著正蒙屬門人
曰此書乃余歷年致思之所得也其書曰太虛無形
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容形爾至靜無感性之
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容感爾容感容形與無感無
形惟盡性者一之朱子曰太虛無形卽太極本無極也
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
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
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張氏完譜 卷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
散出入形不行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吾嘗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卽氣則無
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
已諸子淺妄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王輔成曰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

及彌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耳
証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
不得而與焉究是足以究生死之說
識明所明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性者萬物

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
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無道相聚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對其昏其立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
吾分內爾審以天誅死搶立小來之則不可得而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不異爲物一也受
光有大小昏明其納照不二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
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
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性則知性知天以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
乃物變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

由象識心循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
謂之心可乎
天之明莫大於日月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

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
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
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
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盡其心也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
之謂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
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

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爲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不得已而後爲與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君子之陋也。人人可以爲說。我若有不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有知。由問乃有知。

大海無潤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
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且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爲堯舜若
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

耳憂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

仁者人也當辨其之人所爲人學者學所爲人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

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
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既易壞惟
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輶有輪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
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人不足忘虛之美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
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勇某學來三十年自來
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申譬

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
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識得
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
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室
家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
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旣鑿一穴已有見
又若旣至其中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
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

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
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如有物而不肯捨
去者有之以爲難人不濟事而棄去者有之此學以
爲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傳
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必多栽培學
者則道可傳矣

公已先期奉表學道矣謝高士子蘭幼與公雅好時

惟善公傳

始遷祖

公姓張氏諱慎修字惟善先世本曲江十三世祖諫
為常州刺史賜第於州因家焉公繼遷於郡東之白
蕩里遂為白蕩張氏始祖公英姿卓犖習翰畧然
性沉默不肯輕發當元末時豪傑峯起所在為敵國
者不可勝數時張士誠踞蘇州募公名具幣聘公治
軍事公却之不得詭定赴軍日期及士誠遣軍迎而
公已先期擊妻孥遁矣謝高士子蘭幼與公雅好時

以避亂匿跡于蓉湖公訪焉遂卜居於湖之南之白
蕩後益韜光匿影躬率耕稼暇則寄情翰墨沉機觀
變若與世隔旣而諸寇剪屠海宇混一或有勸公仕
者公曰身際干戈擾攘不能出而定變救生民於水
火待時濟遽思食祿此鄙夫之行壯夫不爲也况遭
世亂而得保首領以歿亦幸矣烏用干祿爲哉公生
於元至正三年卒於明永樂廿二年壽七十有三德
配陳氏生於至正三年卒於永樂八年合祔駱駝墩

主穴子一萬鍾萬鍾持公行畧囑傳於子予與萬鍾
交最善故遂次其事而傳之德和號卓亭嘉靖甲寅
論曰公之拒士誠之招是已至明祖奮跡滁陽一時
豪俊羣起歸之而公屹不爲動何哉當是時明祖操
重典以繩天下彼建勲立業者極胙土分茅之盛不
旋踵而身罹法網遭顯戮而國以削者不僅一二數
公抱有用之才終不輕於一試其甘落莫而不爲祿
餌者其所挾持者有具也乎嗚呼賢矣老子云大成

若缺其用不做公其庶乎近之
宣德八年歲次癸丑仲秋月
其甘菴與而不欲
賦贈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東閣大學士盧陵
重典楊士奇拜撰藝燠立業香齋批士衣榮立盤不
樂對華賦說之而公此不益應何諸黃景朝與振
繼曰公女非士嬪女也且至四國奮起繼繼云
交是善姓沒志其舉而秋家廿二年壽七十有三德
由茂毛一萬餘萬餘誌公許景國於茲香齋與萬餘

誥授奉直大夫禮部員外郎張君卓亭傳
君姓張氏諱槐字奕森一字德昶號卓亭嘉靖甲寅
科孝廉毘陵白蕩里人也壯年爲禮部員外郎忽怒
忽悸忽喜忽忿因解官歸京師送行者皆以詩詩之
意惜君歸者數十篇羨君歸者數十篇望君復來者
數十篇虞君歸不可尋者又數十篇凡二百餘篇君
曰行色壯矣載以歸着老萊衣愉父母課子讀書課
奴耕田時携琴書上釣艇戴華陽巾揮羽扇茶鑪茗

碗獨自斟酌隨鷗羣任其所之嘗語其子曰吾如是而已吾之志欲建功當世不自量才之拙也復欲徧遊齊魯宋衛陳鄭秦楚吳粵觀民風閱險隘訪古蹟探殘碣遊名山搜幽光發潛德與當世豪傑交遊可考者考可紀者紀可弔者弔可歌者歌俟有心人考焉而行無貲匏繫烟霞寂寞之鄉與農夫野老占晴課雨如是而已或執經索解君卻之曰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而經之說益以不明經安可解哉經無所

不有在見之者何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賢者惟明其大而不遺其小愚者樂致其小以
自附於大經安可解哉解經經亡或索君平生所爲
詩文稿君謝曰古學未熟時務未精涉獵未深著詩
文何益某愚魯有志未逮也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二
日君卒壽八十有二誥授奉直大夫葬河西墳配孫
氏誥封宜人子九鳳苞鳳鳴文林郎鳳岡鳳儀郡庠
生鳳梧太學生鳳喈鳳岐鳳翔邑庠生鳳賢

天啟二年歲次壬戌仲春上澣日

丑時博宜大平武鳳香鳳同邑吳芳思拜撰

比澤學謙凡本序三篇對率直光夫義所西對

交阿盜某感德在末數世萬想國中入世入其江

梓奕講指歸曰記等末照湖海未許數繼未派若若

自冊第太強史區微對微際強古更索長平去河餘

之映週澄琳則其大而小散其小思清樂藉其小以

不亦不志又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明文學一蜚張公傳

一蜚庠士姓張諱鳳翔同邑白蕩里人少聰穎有大志然屢困場屋中年遂不應試教授里中從游者多卓卓有成喜讀易探微索隱取義理於數之外晚年屏置一切植花草興至輒賦詩糊諸壁多卽去之不存稿意不欲外人知也嘗訓子弟曰人以德性爲上行業次之才技又次之聲華爲下雖有大畧宏才必自身心之篤行始若不務繩趨矩步守信思誠而徒

楊辨蜚文諛詞動眾此謂氣盈而欲足欲足則不前
 氣盈則無厭古者良工良治之訓必不然也聞者以
 為名言年若干得心疾醫藥罔效易箒時誦橫渠先
 生東西銘而歿時天啟三年四月也葬河西祖塋配
 戚氏子廷球廷珂廷燾素烈夙養聖訓之教則
 道光歲次甲辰孟冬上澣臘月癸卯里中
 一輩乳士拔眾翰鳳隄同邑後學霍耀淵拜撰首大

則文學一楚張公詩

涑序公傳

張公耕崖諱淳序武進東鄉白蕩里人生有異質讀書克苦自勵恒漏下三鼓不輟喜程子四箴書之座右以自警然數奇屢試不售三十餘絕意進取力爲詩歌古文以自娛教子弟諄諄以讀書務本爲要其言曰不能精思力學則書爲虛器不能希賢由聖則學非真知聞者多取法焉篤於孝友事父母婉容愉色恆得其歡心人有過善論之未嘗假以辭色曰人

非聖人孰能無過是在知而能改耳御史吳公以其才致之幕府始至爲陳江南利弊益信任之有僚屬某袖金謁公囑通關節峻却之未幾以目盲辭歸常靜坐一室終日默默若遇客至叩及經史娓娓談不倦或問當路勢要事則閉目搖首不應其耿介又如此譜牒修於崇禎間五十年來支派繁衍久而懼迷搜羅參訂將彙族人付梓而竟謝世矣事遂不果嗚呼公之品誼學術卓卓可稱出其經濟樹立必有可

觀而竟不遇於時使之賚志而歿可悲也莊子云在
已無居形物自著乎若亡寂乎若清者公其有焉
康熙二十五年仲夏月疑讀書明敏出語驚四座及
壯忽棄詩書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儲大文撰
有緩急告者必遂其意而去里黨有難處事皆決於
永寧鄉村永東巷善慶庵一方之社也屋湫隘永寧
僻講翰貴增後殿五楹墮克家好施直言能事有益
於人者也而棄儒遺榮何哉特之爲之傳永寧建於

張永寧小傳

張毓秀字永寧邑之白蕩里人曾祖諱原序祖諱蕃
候考大建永寧幼而岐嶷讀書明敏出語驚四座及
壯忽棄詩書力農畝理家政好面折人過然諾必信
有緩急告者必遂其意而去里黨有難處事皆決於
永寧鄰村水東巷善慶庵一方之社也屋湫隘永寧
倡議輸貲增後殿五楹噫克家好施直言能事有益
於人者也而棄儒遺榮何哉惜之爲之傳永寧生於

雍正四年九月初九日卒於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十
四日年六十有五葬祖塋配徐氏有壺德子繼令文
令寧騰林太東恭善與胤一代之族也呈州監丞寧
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仲春上澣撰與事皆夾外
召試與精書也與燭照寒如秋河世人嚴然謂必計
欽賜舉人內閣中書歷任山東青州府同知同邑人

趙懷玉撰學士之白壽里人曾脈韜烈引脈韜恭

張派寧小軒

廷璋公傳

同邑張君廷璋字君厯白蕩里人也性誠樸事父母
盡孝母疾瘳起居食飲咸需人君左右之厯數年不
怠居喪未嘗見齒歲時致祭猶孺慕不衰伯兄老而
貧君事之甚謹從弟早卒君撫孤俾成立人以緩急
告雖子母不足必多方設措濟之或有過面折之不
少貸至與里黨相往來則和易近情不與人競卽以
非禮相加不動聲色久之皆悔過焉一日途拾遺金

若干俟其人還之其人感泣分半酬德君揮之去平

生風義多類此年五十無疾卒子一裕序有父風

崇禎十六年歲次癸未小春之吉

賜進士出身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前巡撫甘肅等處

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白貽清撰

盛治母

阿

我軒公

張公喜智傳

吾鄉醇行君子曰張公喜智少讀書得大畧好與文
墨士遊於賢人君子尤敬禮之余曾大母劉與公大
母同母產也公長先徵君五齒幼交好以道義相切
劘公不善屬文而善論自漢唐宋以下俱能晰其源
流常過余家先徵君赴友人飲未歸公卽危坐聽余
讀爲余解美惡二字語侃侃不休已復正色曰君子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性毅不可干以私其族某機

警善讒搆是非攫財物自肥嘗尋釁與人爭慮公弗善也請援於公公不可曰直者吾相之曲者吾抑之子欲強子之曲爲直吾不能強彼之直爲曲某計窘踦而前手奉金爲公壽公益怒曰吾與子言理不謀與子言利人卽可市理終不可市吾常從君子遊竊聞其義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自是不敢復肆公侍父母病衣不解帶累月及其歿也哀慕至甚沒喪不衰與人言和易近情至爭辨事理當否則怒髯戟

張面發赤聲高氣涌不可屈族子弟及親朋有過失
面折之不稍貸其人從善卽又獎惜不去口嗚呼公
謝世四十九年矣迴憶曩時言論風采已恍如隔世
事公諸子旣並凋謝而余亦已髮種種而視從從也
濡筆爲公傳誠不勝今昔之感如公者誠古之人歟
公三畏名喜智字也邑之白蕩人

道光歲次甲辰小春月

縣學生表姪史兆川拜撰

思喬張公傳

陽湖之北蓉渚之南有隱君子焉張其姓思喬其名
白蕩里竹筠公之子也性誠樸沉默寡語與人交恂
恂如不能言者家綦貧年已及冠而猶未婚也適遭
父母憂傭工營葬哀毀盡誠過歲時伏臘風木興悲
往往號泣於田里中人習聞之以是孝友之名蓋藉
藉人口云同里孟善性公無子聞公賢欲女以女且
欲子其婿以倚終身也因倩冰人謂公公却之曰富

貴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况余寒素蒙公不棄公之德也某之願也然以梓鄉故里父母之丘壟所在安忍一日離爲我善辭則幸甚其人唯唯曰在昔有虞氏之辱於泥塗也耕稼陶漁尙帝二女聖人不以爲非且汝獨不聞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乎善性公無他爲君誠慤而來子無謂齊大非偶也公於是翻然改而謝曰吾過矣吾過矣年不我假富不可求以吾式微若是俗眼人誰爲相攸與其守矯矯之故我而莫傳

一線孰若延綿綿之世澤而嗣續千秋由是贅入孟
氏克勤克儉竭力承家此事惟善性公命善性公督
責綦嚴雖怒撻之流血而公愉色婉容事之益謹朝
夕定省無少懈或善性公夫婦有疾公侍湯藥衣不
解帶一如己出蓋孝友之誼出於性成故終其身鄉
里稱之無間言公之品誼有如此者居恒耕鑿自安
無外慕胼手胝足寒暑無少休而孺人則早夜紡織
相夫克家家以是日隆隆起不十年良田以頃計巨

屋以十計里中推爲殷戶而公之自奉則儉約如故
親戚朋友之貧乏者必周恤之不少吝或有以急難
告者公必竭力代謀如其意而後去無難容亦無德
色初不計其報與否也公之度量又如此公生於崇
禎二年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壽六十四孟孺人生於
崇禎元年卒於康熙三十三年壽六十七合兆倉橋
蘇家墳生子三人曰尊西念西憶西是名也蓋以家
在西念憶之而不忘猶眉山老泉公名其子爲轍軾

欲後之人顧名思義而不忘其本也然尊西等亦皆
忠厚誠樸慷慨好施有乃父風孫六人曰瑞華瑞芝
瑞珍瑞寶瑞鳳瑞麟俱恂謹敦篤紹箕裘肯堂構善
繼善述克繩祖武云傳而傳其善傳而不失其
件梅氏曰公一農人耳初未嘗受師資訓迪他山攻
錯而觀其爲人則循規步矩克守繩墨非義不爲雖
古聖門狷者亦不過是至其不識不知而守貞抱璞
其諸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春之吉

眷晚生錫邑蔣景曉撰

古聖門龍谷衣不離身
 卷晚生錫邑蔣景曉撰
 誠而強其德人固漸然
 我哀定歸是樂雖小益
 特也其日公守費人其
 隊未嘗受禍竊時越出
 由史
 歸者無支路與短云十
 一年壽六十用孟孫大
 生也
 誰急歸寶誰風誰繼其
 剛勤其德誰誰其樂其
 樂其善
 忠厚勤對勤勤我勤其
 其父風其大人日誰華
 誰其
 裕餘之人爾其思善而
 不流其本也然其善亦
 皆

國重公暨趙孺人合傳

世有不可傳而傳者亦有可傳而不傳者不可傳而傳欺人適以自欺是爲失言可傳而不傳棄人亦以自棄是爲失人惟可傳而傳傳其所當傳而不失言亦不失人吾同郡陽邑子珍公者諱國重瑞華公之長子也性明敏人塾讀書博聞強識恆逾常人及長事父母惟謹年弱冠遭母憂哀毀骨立喪葬盡禮未幾又居父憂喪葬亦如之鄉人以是多公之賢公氣

節勁直取與不苟綦嚴一芥人或非義必面斥之雖
權貴不避人苟善雖褐覓博亦必稱道不置以是鄉
之人莫不畏敬公居恆以道義自處不汲汲於富貴
不戚戚於貧賤常語人曰人生世上如夢幻泡影苟
在我之性分無所歉則雖簞食瓢飲樂在其中彼鐘
鳴鼎食赫赫一時而生前碌碌死後泯泯者不幾與
草木同腐哉雖富貴庸何益噫聞公之言亦可以概
見公之生平矣德配趙孺人端莊靜穆有大家風生

子一大度耕讀相承樂天知命一如乃父孫二廷訓
廷謨亦皆恂謹淳良去華崇實綿世澤於勿替云時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春藉傳爲惟性霞固癖術必
棲遲期其幽光潛德上不眷晚生蔣敬孝拜撰郡邑

之譜徒使鄉父老念其大而咨嗟太息之良可慨也
子元公諱國器同郡陽邑石蓮坪人瑞芝公之子也

性謙恭有志讀書明大義不屑居於章句業年及冠
即以家學爲業其學業與眾不同奉養極得堂上

樂效國器公暨趙孺人合傳
今使人苟勲業文章照耀當世風流聞望彪炳一時
則名書竹帛功紀旂常何藉傳爲惟煙霞固癖衡泌
棲遲則其幽光潛德上不逮軒輶之採下不登郡邑
之書徒使鄉父老念其人而咨嗟太息之良可慨也
子元公諱國器同郡陽邑石蓮圩人瑞芝公之子也
性慷壯有志讀書明大義不屑屑於章句業年及冠
恐以家事累親也遂棄儒業農服勞奉養能得堂上

歡以是鄰里鄉黨稱其孝友無間言及長爲社長遇鄉里有不平事兩造爭執不決公一言剖之而曲者曲直者直莫不帖然心服遇水旱凶荒民不堪命哀鴻載道公於是倡義輸捐設粥廠以濟飢者又約里中殷實減米價糶平米飢民賴以活者甚眾里中有蘇家社廟年久傾圮公出資脩葺之並無德色凡有善舉類如是先是里中賭風甚熾凡溺於賭而致失業敗家者往往有之公目擊心傷因與里中耆老立

約法數章由是游手之徒悉歸正業而鄉中婦女至
今猶誦公之德不衰德配趙氏相夫教子克盡婦道
子大忠大倫孫廷輔廷仰廷瓚廷玉亦皆力善不倦
克紹先志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春

眷晚生蔣敬曉撰

國綬公暨吳孺人合傳

吾鄉仁厚長者曰國綬公性誠樸少失恃怙家貧藉
十指以爲活常爲人傭工其或主人不之責公固盡
心竭力先人作後人息孜孜勉勉甚自勵也其或督
責之而其盡心竭力先人作後人息孜孜勉勉亦自
若也以是功雖不如他工而他工或有聞君獨趙李
相倩不休積十年稍有資遂棄傭業賈携數十金游
澄江城僑居客旅意欲視貨之貴賤居積以圖子母

會有市僧頌却公意且以公爲誠樸也而給之以賤
貨貴市公公信之載以歸人皆以公爲必折費而公
初不自餒也未幾貨忽昂獲利三倍前之愚公者莫
不智公公曰非予之智也以余受人欺而天或不欺
余耳由是業漸裕更挾多金游江淮吳越間視貨居
積以爲常然其居奇壟斷之謀常不如他買而出入
如意則常過他賈遠甚以是鄉之業陶朱者莫不推
公爲巨擘不知公之致富殆天授非人力也一日公

以賈過澄江之誨敦鄉見其民俗敦龐竹樹清幽顧
而樂之因卜宅焉於是與德配吳孺人朝夕勤劬經
營規度構大厦置良田不數年爲里中殷實子一大
仁孫四廷梁廷棟廷松廷桂皆頭角崢嶸岐岐嶷嶷
至今克世其業故論者猶以爲張氏子孫方興未艾
云股肱之寄莫不出羣野而發廟堂故道中古風官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春

眷晚生蔣敬孝撰

棘其國棟公暨周孺人合傳

或有問於余曰傳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傳也者傳
其人之德業聞望耳稽之往古上自厯山耕稼元德
升聞訪於四岳以來如耕莘釣渭之流鬻馭魚鹽之
輩或求於巖阿或舉於海市舉凡鹽梅舟楫之材耳
目股肱之寄莫不由草野而登廟堂故迨中古周官
猶重鄉遂之典自俊秀以及造選凡可爲邦家光而
稱謂維屏維翰者亦由里正書之以上朝廷漢晉唐

宋選舉之典胥此意也故往古之人重德行次才藝
凡爲士者莫不砥勵廉隅躬脩實行以求無愧及之
晚近科舉之學興而選舉之典遂泯焉無聞世之由
科第顯者其德業間望夫固煌煌誥命昭垂史冊矣
若夫衡茅伏處泥途自辱之流捷徑南山旣恐貽泉
石之羞高隱西湖又不見弓旌之逮噫良可慨矣吾
於是有感於吾鄉國棟先生先生姓張氏字洪儒國
棟其諱也性穎悟讀書二目數行通經史熟典故然

不屑攻時藝喜爲歌古詩詞以自娛人或以舉業諷
先生先生曰今之取科第者大抵修天爵以邀人爵
耳得人爵而不棄天爵者有幾人其得人爵也莫不
以爲榮其失天爵也又莫不以爲辱一得一失有榮
有辱若而人者何如吾無求人爵而終守天爵之爲
愈也聞者唯唯而退先生由是有不可一世意忽喜
忽怒忽笑忽號或鎮日靜坐默不一語或累月尋山
玩水不歸一日游澄江之胥林見其泉石清幽四時

花卉不絕樂而盤桓者久之遂挈妻子家焉與德配
周孺人子大文大行孫槐瑞相秀一室團圞耕讀以
娛其天年乃孫廷相有祖父風故又復徙長壽云
論曰以公之才何往不遇倘出其經濟必有可觀而
乃匿跡韜光甘老林泉老子猶龍吾於先生亦云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春之吉人其壽人其壽其壽

卷之三 春晚生丁鵬舉撰人簡

小曾文刊楚喜盆想古指臨以白鵝水在起以舉業廣

國楨公暨顧孺人合傳
公諱國楨字元儒陽邑張君瑞珍公子也性豪邁好
讀書不求甚解惟明大義所在一日讀古游俠傳公
乃私心竊喜曰古人先得我心哉余固謂未嘗無是
人也大丈夫生不封萬戶侯亦當持半段鎗除兇暴
取殘賊威鎮一方名揚後世安用三寸毛錐呶唔不
輟爲蝕書蟲於是效班定遠投筆起習騎射工擊刺
雖無舉鼎拔山之概亦能手挽六鈞如折朽先是邑

有紳豪某素恃勢以強凌弱被困者不計其數公以
事斥之如叱強丐旁觀莫不爲之寒心而公則坦然
無懼卒之豪亦無如公何反善遇公由是公之名日
益彰凡里中有不平事公必代爲伸直之雖頑梗無
賴莫不畏敬公以是豪傑多慕公名而交懽焉嘗誨
其子大彥大經曰人生七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一
毫不可挫於人苟反而不縮也雖褐寬博吾尙憚焉
自反而苟縮也雖千萬人吾往矣某生也晚不獲親

覩其行事然聞公之言亦可想見其爲人如公者誠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者矣彼世之奔走權門趨威奉勢以傾軋魯愚者觀公之行當亦赧然自反慚愧不遑亦烏得同日而語哉德配顧孺人懿靜淵穆有大家風孫六人襄選柏察臬宰亦皆任義好俠有祖父風昔太史公敘游俠傳而云世有其人願爲執鞭吾於公也亦然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春之吉

光緒八年歲次壬子仲春晚生錫山蔣敬孝撰

雖吾然烈此衣然勞觀其不爲之寒心而公則坦然
匪寒風昔太史公餘物對對而行世自其人則似
亦大寒風時太史公餘物對對而行世自其人則似
將不寒衣無益同且而能造然酒醉醉人微解微
如奉楚廷賦庫海風香賦公之汗當衣跡然自氣
視晴則衣不出采衣不故香矣如州之我去對門
踏其亦凜然聞公之言亦何勝其爲人味公昔斯

國泰公暨周孺人合傳

郡城東二十里曰方渚其地北控蓉湖南挹陽山茂
林修竹叢列平原清流碧沼映帶左右無市井塵囂
之氣多槃澗清幽之致是以隱君子往往出沒於其
間張公國泰過其地而樂之於是變家直挈妻孥置
地一區相土度宜闢草萊剪荆棘編茅數椽植竹千
竿圍其廬竹之外環以渠渠東西列兩板橋以通往
來公朝則與子大德戴笠荷鋤課耕南畝暮則策牛

羊返茅廬掩柴扉課孫廷賓讀書於其中維時廷賓
讀書聲與厥配周孺人紡織聲兩兩相應公顧而樂
之且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每遇花晨月夕傾
家釀邀鄰叟斟酌三杯閒話桑麻或至酒酣耳熱則
隨情遣興或高歌一曲或長嘯數聲或敲針作釣或
畫紙爲棋或與二三父老携杖遨遊或與六七蒙童
浴沂歸詠興之所至樂亦隨之曾不知其老之將至
也噫吾於是有感矣彼世之爲兒孫作牛馬者孜孜

爲利維日不足乃不幾時而所爭之財若產已爲子
孫蕩檢踰閑所廢其視公之等富貴於浮雲陶情性
以樂天命者其賢不肖爲何如至其放懷山水寄情
麴蘖若列之高士傳中則又當不讓劉伶阮籍嵇叔
夜李青蓮輩專美於前也 鄉之以許、何、勝者莫不畏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春之吉 子之爲人也亦伏讀

錫山後學蔣敬孝撰

大經公暨錢孺人合傳 善至今 賦里 醜 罪 首 大
公諱大經字崇禮爲國楨公之次子也幼聰明讀書
過目不忘性機警善射覆人縱蓋藏秘密公必知之
如素所習熟者然人極狡詐異常公必預知其隱謀
詭計若與同類者然以是鄉之以詐術勝者莫不畏
敬公而遵公爲巨擘嘗慕蘇季子之爲人也亦伏讀
太公陰符謀簡練揣摩三年不成學劍術又不成因
學擊刺藝六年乃成遇有不平事則撫劍疾視怒髯

戟張一聲作獅子吼聲如雷鳴懦夫婦豎莫不懼聞
其名以是正人君子亦莫不畏敬公而遵公爲果若
人之巨擘初僅中人產後以憶中術權子母不數年
家遂裕置良田構大廈業隆隆起雖里中殷實莫與
京不知者以爲公之富殆天授非人力其知者以爲
公之富蓋有由也德配錢孺人相夫教子盡婦道子
三廷察廷宋廷宰孫八人亦皆克勤克儉紹厥箕裘
有古君子風樂取於人以爲善至今鄉里猶稱道之

不置云
論曰
澆澆者易缺
皎皎者易污
眾人皆醉何必獨醒
眾人皆濁何必獨清
公之與世浮沉大率以是至其
憶則屢中爲人之所難爲
雖不得與一芥不取者同
年而語而不得其門
而人亦能窺見室家之好技
至此不尤加人一等哉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暮春朔日

錫邑子明鄧元燮拜撰

洪範之敘五福也一曰壽五曰考終命夫享耄耄者稟質未有不剛強存心未有不敦厚故善人必大其年信諸古者卽信諸今然而得二者恆難兼之者尤難外祖邦安公襟懷坦夷行矩言規動輒以法爲村塾師口講指畫無虛晷朝夕咿唔不輟循循善誘非第以督責爲事故聘公者咸以公爲訓蒙鉅手云晚年精神矍鑠口長吟手長披習讀十二經絡歌訣並

靈樞素問諸書遇幼孩急慢驚風等症得公一推一
拿卽安然無恙如獲再生之年以是遠近慕名或至
公館或至公家延請者日益眾孫公硯谷與先府君
某皆公之倩也厥後硯谷以推拿術名於鄉藉非公
之真傳何以能此公生於乾隆三十八年卒於咸豐
七年享年八十有五例授九品職銜德配孟孺人雍
雍循禮年八十先公三年卒子一步榮年六十五卒
孫四煥明啟明紹明通明曾孫四亦以耕讀世其業

嗚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公之稟質存心若此後嗣
蕃衍綿綿寢熾寢昌報施當有在也茲值張氏纂修
家乘奉母命畧書公之生平以附於譜街宅焉明年
光緒八年歲在壬午仲春之吉志就學丹青山川形
勢花卉飛走傳神寫照入微外孫李開基拜撰

懷白公小傳

公姓張氏諱憲成字懷白曲江文獻公裔也考志安公妣朱孺人遷居江邑南外長壽鎮東街宅焉期年而公生稟姿穎異讀書未遂其志就學丹青山川形勢花卉飛走傳神寫照入微通神持卷求圖像者踵至有中丞林公奉太夫人命延公圖合家歡閨彥侍姬羅列隔簾一見凌空鈎縮無不酷肖嘆爲神技於是名動公卿爭延爲上客及門受業如吳君冠英徐

君子標輩親得衣鉢亦馳名京師卽丹青後學未及
公門者視公之手澤雖一枝一葉若獲尺璧寸珠奉
爲楷式公德配孔孺人生子五惟季子字小白克承
公業孫二長字子毅予姪婿也因修家乘來乞予傳
予生也晚何能傳公公之行誼采入邑志已垂不朽

光緒歲次壬午暮春上巳辰
公拔選丑鞠憲與字對白曲山
培心承濬文撰志安

對白公小詩

益耀章公暨孟孺人合傳

公諱耀章字國明志山公次子也性謹慎善居室家
本中貲素業農公春耕夏耘沾體塗足不少休以是
家漸裕置常稔田幾百畝先是所居室湫隘不堪公
於是乎使工師求良材構大厦翼翼翬飛輪奐一新
落成之日鄉里欣羨之無如奇偶不齊運又屯蹇不
十年而巨室不戒於火所有居積盡爲灰燼旁觀者
咸爲嘆惜而公則坦懷磊落以塞翁失馬視之仍使

工師求良材構大廈翼翼翬飛輪奐如昨落成之日
鄉里尤爲之欣羨而公則又以塞翁得馬視之嘗語
人曰人生境遇窮通何定得失何憑否泰循環理之
當然惟天所命於吾何與公於是達視曠懷物來順
應雖處不如意事未嘗有戚戚容人或以急難告公
必用恤之無怨容無德色生平自處儉約而奉親則
一 是從豐甘旨未嘗有間德配孟孺人相夫克家能
盡婦道生子四惠方印方照方篆方亦皆析薪負荷

克勤克儉以紹箕裘公以乾隆丁酉生以道光辛丑
卒壽六十有五孺人以乾隆己亥生以咸豐乙卯卒
壽七十有七合兆東六畝父塋之穆
論曰公特一田家子耳何嘗窺吾道藩籬乃處境接
物逆來順受一聽其窮通得喪曾不介懷達人知命
庶幾近之至其視回祿如塞翁失馬明知否泰剝復
理之當然盈虛消長勢所必有雖古大儒洞窺易道
深入埋潭者亦不過是彼世之涇涇然以患得患失

爲念者尙得同年而語耶

光緒八年歲在壬午暮春之吉

錫山蔣敬曉撰

...

...

...

...

...

張君正全傳
君諱綱宗字正全姓張氏世居陽邑石蓮圩敘福翁
第三子也幼明敏人塾讀書便曉大義年逾弱冠父
疾侍湯藥雅謹及歿哀毀盡禮越十年母卒悲慟一
如喪父時家素貧昆季析箸遂棄書服賈常操數十
百金遊吳越間出入惟所主者命而持籌布算居奇
壟斷之謀不如他賈人遠甚然他賈往往折閱歸而
君常獲餘息或謂有天幸焉或曰君以誠信待人人

固不之欺耳君具知人鑒遇端人正士禮之惟恐或後卽迂贛如余假館常肅然請謁與談習俗澆漓之非少年敗德之行輒悅服心契移時乃去同治間余備選宣講鄉約朔望君必躬率子弟詣公所旁立鞠躬獨有檢束身心狀絕不視爲虛文故終君之身凡事必求其是而言動無或非禮也性嚴正迨老益遇事敢言見里黨呼盧喝雉之徒日肆猖獗鳴於縣禁斥之由是諸無賴相切齒陰造蜚語以誣君君終不

之較而主持風教者無不趨君張氏之遷處圩內也
八世矣而祠宇未建君乃倡義集族捐資始奠宗祏
又於修葺里社諸善舉傾囊贊襄無矜色無憚勞居
恆以勤儉訓子孫謂勤則勞心志束筋骸儉則惜物
力淡嗜慾君之篤氣誼而敦善行其殆留有餘以穀
其後者乎故雖遭亂離猶能擴新堂構置常稔田爲
鄉里所稱許君生於嘉慶十七年壬申卒於光緒四
年戊寅春秋六十有七配孫氏有婦德先君卒子秉

賢恂謹樸誠今春族緝譜牒攝衣冠持狀造余謂惟
 先生素稔吾父志行敬丐一言以垂諸後余不獲辭
 遂詮次其崖略如此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春上浣

蘇恩選訓導歲貢生蘇恩選謹撰

好地... 候選訓導歲貢生蘇恩選謹撰
 入世... 未... 蘇... 蘇... 蘇... 蘇...
 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桂方公暨蔣孺人合傳
張君桂方字效宋爲順章公幼子余之姑丈也淳謹
誠樸不事浮華孝友性成年十七母蘇太孺人寢疾
君侍奉湯藥晝夜盡誠目不交睫順章公憐其少而
促之寢君僞應父命和衣假寐窺公他往卽時起視
母病如是者數月及卒君號陶痛泣水漿不入口者
七日自後恐傷厥考心也背地暗泣不使父見然歲
時致祭散齋孺慕尙累日順章公繼娶陸氏君待之

如所生縱有蘆花之隙嘗存底豫之誠及奉父命與諸兄析箸君以田產之肥美者讓兄而獨取其磽劣者以是里黨賢之君生於嘉慶丁巳卒於道光甲辰享年四十七歲以壽終德配蔣孺人余先府君同母女兄也年十八歸張君相君事親亦能得堂上歡靜穆幽閑釵荆裙布有事則親操井臼提甕出汲無事則舉案齊眉相敬如賓故終君之身未嘗反目論者以爲殆與孟光德耀後先媲美者也初姑之歸張氏

也家已中落兼之遭家不造屢遇水旱家境愈迫及
道光己酉歲大水所居低窪田禾盡淹一望滔天四
壁蕭然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時姑丈已歿諸孤尙幼
堂上乃翁業已龍鍾姑上事下撫早夜紡織賴十指
以給之自奉則糟糠粗糲奉翁則甘旨未嘗有間姑
以嘉慶丁巳生以同治癸亥卒壽六十九子七人作
安作祥作爲作相作臣作楫作霖姑嘗述姑丈之言
以訓之曰人生世上富貴窮通惟天所命須隨遇而

安切不可作分外想七子遵其訓以力農服先疇勤
樹藝春耕夏耘胼手胝足雖嚴寒酷暑無少休由是
業漸裕至今耕鑿相安雖不能稱富有而小康苟美
亦皆可無憂凍餒云伴梅氏曰古人云上不辱親下
不辱身若姑丈夫婦者其殆庶幾至其以守分安命
訓其後則視世之徼倖一時取非義以致富者當亦
有間矣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春之吉
內姪蔣敬曉拜撰

步雲公暨陸孺人合傳

公諱步雲字祖倫邦效公長子石蓮里人也少失怙恃公癸癸在疚朝夕痛哭喪葬盡禮見之者莫不潸然流涕凡遇歲時祭享輒涕泗交頤嗚咽良久掃墓亦如之常嘆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吾何及哉家甚窘公守分安命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勤勞操作務崇節儉僅給餽粥如是者數十年家漸饒而其儉約則尤過人遠甚公常以勤儉和慎四字訓子姪輩曰

勤則有成儉則恆足和則寡怨慎則鮮失此吾之所
自守而亦吾之所望於汝輩者也公性誠樸不事浮
華雖未讀書能知禮義遇族中人有事告者必力爲
和解以是眾皆悅服而至今尤稱道不衰吾於是
有念於公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嗟乎聞
公之言而公之生平亦概可見矣享壽七秩有三厥
配陸孺人淑慎宜家賦性貞靜于歸時不逮事舅姑
孺人每以爲悵而相夫戒旦倡和同心并白親操勤

勞紡織寒暑無間以是知家道之隆蓋孺人內助之
力居多享壽七旬有二生丈夫子二長孝明次克明
女一孫二汝良汝春歲壬午張氏續修家乘伊孫汝
春請傳於余余固陋不文而述其大略如此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春上浣

錫邑子明鄧元燮撰

步振公暨李孺人合傳

公諱步振字正清邦效公三子也生而穎異天姿奇特及長事父母能得歡心友愛性成事諸昆叶常棣之誼氣類相求待朋友占盍簪之吉志在四方居恒以生長農家不能出遊交天下士爲恨年未冠早失怙事母竭成定省晨昏不少懈母卒哀慟異常居喪未嘗見齒初家貧後以力農得裕產倍前人受室後奉兄命析箸凡事一聽兄諭墳篋迭奏怡怡如也從

未嘗有閭牆音理中推爲賢昆仲無何不戒於火居室被焚公卽出所蓄求材構室重新棟宇鄉人服其有成生平自處儉約而待人則綽然有裕人或告以不足公量力應之不矯情以干譽亦不吝情而寡恩人或待以橫逆公必自反以盡其心初未嘗責人以自恕也公生平行誼不一端而其大概不外是德配李孺人相夫事姑能盡婦職待妯娌以和處宗黨以恕里中亦稱其爲賢生子四勤明浚明盤明鑑明亦

皆取法喬梓克承弓冶論者以爲張氏有子幹蠱象
賢方興未艾云公以嘉慶辛酉生以同治壬戌卒壽
六十有二李孺人以嘉慶丁卯生以同治癸亥卒壽
五十有七合兆顧家灣

論曰不報無道聖人所許犯而不校贖者所可公雖
田野農氓而非義之來不但不與之計短長論是非
且能自反其身以求無過方之唾面自乾者不尤加
人一等耶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暮春之吉

其後自及其他以將無嚴古之錫山蔣敬曉撰

其後自及其他以將無嚴古之錫山蔣敬曉撰

其後自及其他以將無嚴古之錫山蔣敬曉撰

其後自及其他以將無嚴古之錫山蔣敬曉撰

其後自及其他以將無嚴古之錫山蔣敬曉撰

其後自及其他以將無嚴古之錫山蔣敬曉撰

其後自及其他以將無嚴古之錫山蔣敬曉撰

印方張君傳
里有奇人曰印方公字效臯耀章公之次子也家本
中人產素業農性揮霍落落拓不羈好酒善飲不辭斗
石得錢卽沽酒不屑屑於問舍求田奈數奇不偶境
遇坎坷以是家益落釜有游魚家無擔石藜藿充飢
齏粥自甘嘗併日而食人不堪其憂而君則簞瓢屢
空環堵蕭然晏如也道光己酉歲大水所居低窪田
禾盡淹米珠薪桂無以自存君遂挈妻孥駕一葉舟

蕩蘭漿背梓鄉爲人傭工無如歲歉無事民多不能
自給莫雇傭傭以寢於是不得已效淵明游乞於途
得食則先以奉親有餘然後與妻孥及己人或見其
貧而周給之君則卻之不顧望望然去若將挽焉里
中好事者或持杖頭錢與之飲君則欣然樂從浮大
白盡量飲飲輒醉醉卽去未嘗有媚世態作一謝口
語嘗戒其子作倫作尙曰人生世上境遇窮通有命
存焉所貴者達不離道窮不失志苟其義也雖干駟

萬鍾不必辭如其非義雖一毛一芥不可取汝曹得志不必言倘不得志甯填溝壑毋貪非義留清白與子孫方可見祖宗於地下故終公之身雖極顛沛流離而窮且益堅未嘗有不可對人言事於戲如公者誠可謂窮矣如公者誠可謂奇矣以公出自田間未嘗嫻詩書之訓而觀其素行堅白不磷不緇求之富貴利達之中不多見某生也晚不獲親見其行事而聞父老傳誦之言私淑管窺亦可以畧見一斑人以

公為窮人吾以公為奇士藉曰降志辱身矣然置之
 逸民傳中尚不讓柳下之流風而於陶令乎何有而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春之吉日不獲不辭求之富
 婦可謂謙矣嗚呼公謂婦可謂奢愚侄蔣敬曉撰
 而面陳且益對未嘗敢不臣也人言事然雖公昔
 子繼直而見胤流錫錫不殊然公之良難與論
 盡不悉言論不捨志而勉激登母食非美留青白與
 萬餘不必辯味其非鐘錘不美二三其不臣也

米城照方公傳
昔米收粒每以三至半陳繪一
今使人必功蓋寰區名震宇宙而後爲之傳以昭其
品業文章則一代之中有幾人下此苟有一長足錄
言行可嘉可以爲當世法而不至爲士林羞者則雖
田野漁樵亦足以壽棗梨而登方冊無他蓋以世俗
澆漓藉此以重名節而勵風化寓揚清激濁之意非
徒爲觀美已也公諱照方字效夔爲耀章公之三子
也少業農僅有田數畝衣食悉賴是以故家不豐然

其爲人量入爲出勤儉力作每日黎明起卽往于田不計寒暑必日西沉而後已性誠樸寡言語不問戶外事惟胼手胝足盡分內職初未嘗舍己田而耘人之田也其服農也亦未嘗有掘苗助長意惟當耕則耕當耨則耨守鎬基以待時縱雨露之養或不調而夏畦不病苗耘勿忘以是佃田雖與人同而秋歛恒倍他人如是者歷數年家漸裕在他人遇樂歲或粒米狼藉而公則惜米如珠每以三年耕餘一年糧且

卽以所餘糧稱貸於人以取息如是者又歷數年家
益豐他農遇凶年或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蓄妻子
樂歲終身苦而公則耕三餘一耕九餘三未嘗呼庚
癸而望休助也公以嘉慶甲戌生以同治癸亥卒享
年五十歲無疾終終之日已倉箱滿室較向之四壁
蕭然已大相天壤矣噫人以公之富爲人力吾以公
之富爲天授何則蓋民以食爲天五穀之重愈於金
玉故自古及今暴殄天物者多遭困厄愛惜五穀者

每享榮華天之報施理固然也伴梅氏曰公特一農
丈人耳何足異然齊家治國初無二致使操尺寸柄
者學其耕三餘九之法以治國則率土徧氓衣食豐
足將見人知榮辱無憂盜賊四海宴安寰宇昇平於
爲國乎何有子產曰政如農工吾於茲益信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春之吉

眷弟蔣敬曉撰

...

會南張公傳
會南公者陽邑方渚榮嘉公次子廷賓公曾孫也性
勤敏善克己治家有法初家貧勤儉力作以農起家
後稱殷實生平事親稱職善與人交見人有過人或
媿媿談不己公則爲之多方掩護惟恐人知見人有
善在他人或存疾妬心隱造匪語以毀之公則逢人
說項樂道不置惟恐人不知其隱惡揚善有如此及
其見人有材藝若已有之非特虛文贊嘆且中心欣

羨之而又樂爲親近以取其法人或有所未及公必
多術教誨之終不能則哀矜而勿喜未嘗藉人之短
以炫已長也其嘉然而矜不能有如此至與朋友往
來人或面斥其過公必謝罪不遑心悅誠服以改之
未嘗假辭飾說以遂其非而文其過人或稱道其善
公必退謝不居並不自矜而誇伐其功能亦未嘗與
阿諛逢迎者爲親暱人或以無道待公公始則原其
出於無心卽有心公亦受之而不報並不以一犯而

卽較也其攻自厚而薄責於人者又如此公以乾隆
甲辰生以道光庚子卒年五十七歲德配孫孺人子
七人德富慎富壬富瑞富正富雍富全富亦各勤儉
修已有父風噫某生也晚未獲親見其行事今年春
張氏有事家乘余適承乏其間其子瑞富爲公乞傳
於余余不文何能傳公第卽其言而詮次之豈曰盡
公生平乎哉亦以表見其梗概云爾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暮春之吉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暮春之吉 錫山蔣敬曉撰
公生平遠衣以寒見其黠琳云爾 未嘗有人之疑
然余余不文何論琳公孫唯其首而銘次之豈曰蓋
其凡皆事寒乘余餘承之其間其子緝富爲公守於
對曰許父風潮其土出則未幾錄其其許集令乎春
去人熱富勤富于高富五富讓富全富來各博分
甲氣生以能光與于卒平五十五歲於頭孫許人于
唱練也其或自取而驚責領人者又以此公以練劉

張君乾藝序

乾藝者字尙材榮顯公之次子也性木訥有口吃風
每言岐岐而待人誠樸有不許一諾如直千金以故
鄉人咸信爲忠厚長者其祖思喬公自國初順治間
自白蕩里徙居石蓮圩以來歷二百餘年家乘失修
世次昭穆或至茫然公憫然爲憂於是呼其子仲炳
邀集族人等而論之曰人之於祖猶木之有本水之
有源也不培其本其枝勿榮不濬其源其流勿長物

既如是人亦宜然然欲尊其祖者莫若敬宗欲敬其宗者莫如收族欲收族敬宗者莫若有事於譜吾祖自思喬公始遷以來祠宇雖建而譜帙尙然未續爾曹盍以爲事於是族人等遵其命而修葺之局於祠公爲之董凡事一秉公道無猜畸無偏袒早夜討論參互考訂三月工竣公於是告成於祠致祭於祖又召族人而告之曰賴我祖宗貽留清白俾我子孫紹厥箕裘寢熾寢昌克世其業今當譜帙告成爾曹藏之

寶若連城慎毋穢褻由是族人咸舉觴爲公壽頌公
之德唯唯而退公以嘉慶丁丑生今年六十有七鶴
髮童顏老當益壯眉長寸許人咸以爲壽徵云論曰有
年者不必有德有德者必有年是以敦厚君子往往
壽登耄耄蓋所謂知者樂仁者壽理當然也至其繫
念祖宗以木本水源爲念而慨然倡修族譜則其敬
宗收族之意出於性成非沽名弋譽者可比書云孝
乎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爲政公其庶幾近之

光緒歲次壬午暮春之吉

宗如燕文意出然其表故

念廉宗以本本太神念

壽登孝羞蓋遇勝以奇樂

幸在及視市尊百慈育漸

變龍駒空當溢地鼠步七

玄獻細進而取公戲嘉數

慶崇裝賦賦地賦變由其

眷晚蔣敬曉撰

光緒信賢張君序

卷二

張君信賢者字乾久爲正陽公長子也性剛直善應酬人以事告無不代謀人或告以是非君是則是非則非議隨公論初未嘗強辨是非固刮曲直也遇鄉里有鷸蚌事君想時度勢隨機應變審權量力以解之如儀秦游說諸侯抵掌而談卒能使兩造相悅以和以是鄉里有不平事莫不望君爲排解歲壬午張氏有事於譜局於祠君必朝夕來局諮詢局事不憚

張氏宗譜 卷三
一
煩勞事無巨細必竭力贊襄權算出入毫釐無悞雖
曰公事一如己任惟圖有利不作無益事或稍不如
意君乃直言面斥雖至親不計也及事過如故並不
介懷以故族人咸畏敬君凡事必商之君而後行君
以道光辛巳生今年六十有奇然其精神強健逾於
往昔以有德得年之理推之則其壽登耄耋自杖鄉
而杖國杖朝定當享遐齡於無窮也

光緒歲次壬午上巳辰

眷愚侄蔣敬曉撰

張君竹亭序

余之硯友曰張君竹亭字秉賢爲同里榮章公之子也性慷爽有大志讀書穎悟超出尋常及作詩文構思敏捷有如夙成然不屑爲時藝喜攻歌古詩詞以寫其懷及冠奉父命遊幕出入公門存心忠厚處事嚴謹襄璣治道所歷有聲以是名公巨卿爭延爲客然君素性儉約不喜繁華雖日與腰金衣紫者爲伍而君布帛束束儒素晏然所得修俸除應給友誼外

悉以歸歸之日常備甘旨以奉親親戚或有以難告者君必竭力代謀如所求而後去見貧乏者周之見無告者恤之以是宗族鄉黨稱之無閒言先是戚豐丙辰居孫太孺人憂哀毀盡誠戚而不易越二十餘年丁先君子榮章公艱爲治喪葬棺槨衣衾較母厚弔者大悅雖後喪踰前未免爲無識者所譏而稱家有無厚此薄彼初未嘗有意於其間也客冬君族有事於譜君適在蘇乃舍政歸贊襄旬日然後出然又

時通音問每以譜事厪念蓋其有心先祖敬宗收族
之心有如此君之行誼非一端而從此可以概見其
餘今雖以余株守家園君則奮志宦途顯晦升沉若
不相侔而與君爲總角交又以少長於君而居同鄉
遊同塾於君行誼最悉故不辭鄙陋畧書數語附於
譜以見梗概且卽以質之君未知君以爲然否
光緒歲次壬午上巳後一日

世愚侄孟其昌謹撰

張君作新傳而際未與出傳氏生其會指辭
歲壬午張氏有事於譜謬以余爲監正工將竣周子
道明執其先岳父張君作新行述乞傳於余余與張
君有戚舊誼不能辭以不文因卽其述而爲之傳曰
君諱作新邦政其字效湯公之長子也性愚魯嗜學
不倦入塾受業人一已百孜孜不休先生爲之講解
字義他兒或有鴻鵠心而君則專心致志心領神會
必求洞澈無遺而後已有不知則執經問難反覆辯

論終日無怠以是得天雖薄而弗能弗措於經史大義亦能了然及長恐以家政累父母因出塾力農有事惟母父命父母或有疾君奉湯藥益謹未幾迭遭內外艱喪葬稱禮哀毀骨立居憂三年未嘗見齒君生平無赫赫名而鄉里敗德之人往往惟恐君見則其素行之見信於人者概可想矣初東孟張氏並無支祠春秋祭期君傷懷者久之於是集族捐貲得錢數十緡然欲建祠而猶未足也君乃主持會計稱貸

於人取息以盈其數不十年錢已倍蓰君乃與族人
某某等謀建祠宇以妥先靈先是里中蘇家宕社廟
燬於兵燹君乃倡義輸捐與諸善士謀別於水東巷
善慶庵東建殿三楹以爲鄉約議公講學之所晚年
設帳里中凡游於門者不計束修之有無惟循循善
誘因材而篤爲父言慈爲子言孝爲兄言友爲弟言
恭以是里中頑梗類化淳良君生於嘉慶丙子卒於
光緒庚辰春秋六十有五德配李孺人端莊靜一克

盡婦道無如伯道無兒以女贅壻爲嗣噫吾因茲有
感矣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以君積德累行若是宜其慶叶螽斯祥占麟趾乃天
不錫其祚脩而僅畀以半子天之蒙蒙固如是耶

光緒歲次壬午清明後五日

眷愚弟錫山蔣景曉謹撰

張君克明序

張君克明者字峻德步雲公之次子也口訥寡言誠
樸無華與人交重然諾有不言言必以信家故業農
君與德配孟孺人課畊督織勤儉力作得錢以奉堂
上甘旨無何孟孺人卒遺子汝春年甫三周尙需哺
乳君悼亡失意抑鬱無聊有逾潘岳人或勸其再續
鸞膠君曰求凰曲遂蘆花變起自古皆然與其襁褓
被欺孰若幃帳長空耶於是執意鰥居出則于耜於

田以勤稼穡入則提甕出汲親操井曰無如汝春晝
夜戀乳呱呱而泣君無奈何託孤於其母陸太孺人
己則遊業於蘇生息以供家用及咸豐庚申髮逆南
下蘇垣被陷君乃歸家而父疾篤及卒哀毀異常喪
葬盡誠後數月母又病逝葬既畢與子汝春避亂於
鄉然烽烟滿目賊勢猖獗縱火殺人時刻難安擄掠
俘馘竄逃非易君乃與子晝伏夜行備嘗辛苦得免
於難斯時也鄉農米粟被擄一空羅鼠張雀嚙草吞

皮無所不有甚至餓殍遍野飢民相食所餘黔黎類
多無賴以故微倖苟生者大則爲狼虎爪牙襲僞職
爲巨魁以溷淆一時小則鼠竊狗盜攫人財物苟免
饑寒偷生旦夕而君則吞饑受凍不爲非義幾瀕於
死幸吉人天相出入干戈四十餘日而並未覲賊面
受戕害若有神佑者然以是出險入夷方得避亂申
江迨至同治甲子吾常克復君始舉家旋里越數年
爲子汝春娶妻完姻今汝春亦旣抱子矣君以道光

丙戌生今年五十有七含飴弄孫蔗境方甘其忠厚
食報尙當享純嘏於無窮也今歲張氏創修家乘君
奉長者命與子汝春竭力贊襄是亦尊祖敬宗之一
端也爰畧書數言以爲之序
論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如君者誠可謂獨善
其身者矣以視世之爲非分以偷生者奚啻天壤易
曰君子以蒙難堅貞斯言也君其幾庶近之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季春上澣 錫山蔣敬孝撰

周孺人節義傳

吾邑有張正陽者亦鄉里望族也家清貧以耕讀爲
生涯其人有木石風不能博朋儕歡然終歲屢空視
人世紛華泊如也不幸壯年夭折其妻周氏毀粧減
容矢死靡他以終歲紡織資爲二老盤匱之奉數十
年如一日曾無倦容噫柏舟懷貞萱堂娛老亦可謂
心力俱瘁矣無何子女長督耕織勤樹藝茹苦含辛
不辭晝夜由是家道漸裕爲子成室方冀娛老有期

優游卒歲詎遭庚申之變子女流離婦仍安居廬舍
罵賊不屈竟被戕害嗚呼如婦者可爲慘矣嗚呼如
婦者亦可爲賢矣嗟夫髮逆之亂縉紳名門而能不
變其節者一邑之中有幾人况婦出自田間素不聞
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不尤加人一等哉婦
被害之年七十有二計守節者四十年其後裔家寒
力薄不克請於朝以旌其節義予恐其湮沒不彰因
爲之傳以表其節義使後之覽者知所表率而爲之

欽敬也母陳孺人節略

光緒歲次壬午仲春上浣

乙亥恩科順天舉人世愚弟孫毓林拜撰



相夫事親克盡婦道是時翁已亡姑
善病飲食起居恒需人孺人問藥視
膏少離其側無何姑病癒人侍奉湯藥寢不安婦
...

張母陳孺人節略
節母姓陳氏張君左方繼配也嫻內則善女工事父
母婉婉聽從以是父母愛之如掌中珠及長歸張氏
相夫事親克盡婦道是時翁已亡姑孟太孺人年高
善病飲食起居恒需人孺人問餐視膳定省晨昏未
嘗少離其側無何姑病孺人侍奉湯藥寢不安席衣
不解帶晝夜默禱願以身代未幾病卒孺人慟哭失
聲幾不欲生鄰里莫不爲之悲慘同治九年左方病

革謂孺人曰予病在膏肓不久人世倘我死家無恆
產汝若何孺人慰之且泣應曰君毋以我爲念如君
不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君如不信有如天日於是
左方瞑目逝世喪葬畢孺人哀毀異常誓不欲生親
鄰百般勸慰志終不回適有與孺人不相能者從旁
譏議曰守節之難固不若一死之易也孺人聞之翻
然改曰與其一死而爲其易孰若不死而爲其難且
我不爲其難人將以我爲終不能爲其難矣吾甚恥

之吾甯爲其難矣於是隱忍吞聲節哀歛泣早夜紡
織以爲生計人或見其苦而周恤之孺人一芥不取
若恐凜然孺人以道光庚寅生至今春秋六十有五
跡其苦節亦已有年然其精神強健猶如往日茹苦
含辛尙賴十指以爲活於戲賢哉孺人離弦別鵠破
鏡孤鸞藥名獨活苦不猶人草號斷腸傷誰似我而
乃桂薑成性不受人憐藜藿充飢惟求自適懷貞履
潔操旣叶乎柏舟激濁揚清輝宜增夫彤管是用畧

記巖末闡發隱微俾登梨棗之書以備軒輶之採畧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清明前五日

錫山蔣敬孝撰

...

...

...

...

...

節母朱孺人序
節母朱孺人塘里會祥公女張君池明配也幼嫻內
則恬靜寡言工針黹善女紅未出閣能得父母歡心
以故父母皆愛憐之年及笄歸張氏張故業農家素
寒孺人相夫克家雞鳴戒旦事翁姑以敬待妯娌以
和篤親誼睦鄰里恕以接物敬以持己雍雍穆穆室
中未嘗有詬詈聲凡里中稱婦人之賢往往首推孺
人未幾翁姑代謝孺人寢苦枕塊哀毀盡誠常以家

貧厯念宵旰紡織雖隆冬酷暑必焚膏繼晷工倍他人而後已無何池明君有疾醫藥不用孺人百般籌畫盡心調理嘗晝夜默禱願以身代當夫病革時池明執其手而謂之曰倘我病不起不但膝下無人兼之家無擔石無所依倚汝將奈何孺人既慰且應曰夫君何爲出此言也君幸而起則已如君不幸而不起十指尙存一心可表有死而已誓無他志及病卒孺人竭力措貸質衣變產爲具衣棺營辦喪葬旣而

孺人哀痛異常意不欲生無如積逋未償恐以一死
貽泉下羞於是節哀苟生經理家務愈加勤儉每日
紡織機聲不絕積十年諸逋悉償孺人以道光庚寅
生今年五十有三計其苦簡已十有餘年然茹苦含
辛猶如往日今年春張氏有事於譜嗣子汝良爲之
請序於余余旣嘆孺人之苦迥不猶人然又嘉其節
操冰霜爭光日月旣不能請於朝而輝彤管自不得
不筆之書以光家乘故不辭鄙陋畧記梗概如此庶

使後之覽是譜者知所敬式而足爲人倫之表率也

光緒歲次壬午暮春朔日請敘陳而職敘贊自不憚

流傳於余余迨製譜人文苦歐錫山蔣景曉撰其簡

辛酉歲五月合手春丑丑前事敘譜編于女貞爲文

主會年五十七年三條其苦節于十有餘年然其苦合

陳謝懋登不樂蘇十半前數悉於蘇人以首光與寅

前京不菊外長簡莫荷主發野家慈愈收博劍母且

諸人與族異常意不倫主無收蘇蘇未與蘇以事下

然余孟孺人傳以其子視之其言以表其大畧
孺人姓孟氏增富公女張君克明配也自少嫻內則
習闈儀謹唯諾善女工父母鍾愛之年及笄而歸張
君奉舅姑以謹佐夫子以順待妯娌以和處家庭以
法戚黨共稱其賢初家甚窘勤勞操作絕無愠色且
謂君曰貧者人之常何足異儉可醫貧勤能致富世
未有勤儉而困於饑寒者吾與君苟能勤儉是亦可
矣後君出遊蘇垣爲生息計孺人代理家務竭力贊

襄旦夕紡織不休不數年家資稍裕而孺人之力瘁矣咸豐甲寅孺人染疾不起謂夫子曰妾病革矣旦夕人矣君能善事雙親保慈赤子妾於九原能瞑目矣言畢遂含淚逝世僅存年二十有五子無汝春正在孩提吁無母何特里人見者莫不爲之痛惜噫孺人終身勤苦若此而不假之以年倘所謂命耶非耶今歲春張氏續修宗譜其子汝春以孺人行狀請傳於余余不能文聊以其子所述之言以表其大畧如

此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春之吉

眷侍生孟辛占撰

之說也老子以修道養命是可辨留侯辟穀之誣也

尼父亦年逾七載未聞道德外丹鍊長生懸山且壽

過百齡未聞孝弟外藥傳不死盡推仁者故壽而有

德壽者其仁壽乎抑有德者平

子箴張翁六瓢晉一壽言
蓋聞松柏後雕以其具耐寒之性也猿鶴多壽以其
居脫俗之天也荀子以美意延年是可矯商皓采芝
之說也老子以修道養命是可辨留侯辟穀之誣也
尼父亦年逾七瓢未聞道德外丹鍊長生歷山且壽
過百齡未聞孝弟外藥傳不死蓋惟仁者故壽而有
德則不夭也如我子箴張翁其仁者乎抑有德者乎
韓子云博愛謂之謂仁足於已無待於外之謂德翁

殆兼而有之矣生長於石蓮圩鄉求學於姑蘇臺畔
誠摯則心循三復聰明則目取數行得孫長孺之經
傳三年負笈知柳宗元之文法蓋日操觚孟里多才
前輩老殷殷屬望吳門小試童子軍奕奕有名孰意
斯文不售壯志遂灰未揚鵬路之翎幾鍛龍門之羽
文章憎命困於場屋十年科舉薄情誤盡英雄入股
乃樂桑麻於畝畝暇則誦詩更羅桃李於門牆退而
傳道其處鄉也忠信可格夫豚魚篤敬可孚於蠻貊

告朋友以忠言飲鄉隣以和氣得季布之口諾重比
黃金矢康誥之心誠保如赤子禍端未兆舉曲突徙
薪爲勸規鬪鬯旣開或被髮纓冠而往救其克家也
言則慎夫白圭訓則守夫朱子孩稚知彬彬之雅婦
女絕嗃嗃之聲大厦聿新能造祝融之福先疇復舊
仍還合浦之珠男錢女布無虧漸復素封之號婢帚
奴箕勿用自成墨守之儒其得內助而育令子也婦
德無慚母儀足式天然佳耦耕鋤擬彭澤令妻坤道

相夫紡織比於陵仲婦甯馨兒並崢頭角鼎立成行
奇男子不辱鬚眉金多致富而翁乃蔗境漸甘茶飴
脫苦田園之樂優游杖履之安矍鑠完箕疇之五福
康壽可稱洽壤父之三多華封同祝且克敬宗收族
曲江公譜牒重新而知敬長愛親長樂老事功足錄
今者歲臨柔兆吉協康強欣扶杖之老人值懸弧之
令旦後甲六旬壽算更添海屋之籌長庚一路福星
盍晉萊臺之頌

僕

南厓木叟亡國書生白頭橐筆登

筵數同庚之甲子素手擘牋獻賦逢知己而丁寧玉
液瓊漿將酌古希以大斗金公木母以爲人瑞而特
書

民國丙寅餞春日

邑人南厓木叟時年六十有二殷務灑敬祝

張翁君吉敘

語云人本乎祖而世界上知本者寡知本而力能務本者益寡故大學十章諄諄以知本爲重論語二十篇開宗明義汲汲以務本爲先人不知本卽是不知祖人不知舉辦尊祖之緒業卽是不務本有子指定務本爲君子亦可見不務本者必非君子矣竊嘗見今世之席豐厚逞意氣者揚揚自得而有語以敬宗兩字彼必掩耳走又見今世之綰青紫赫權勢者詡

詡自雄而有告以收族一言彼必反唇譏無他此皆
醉心歐化以爲共和世界焉用此家族主義爲也主
張新說者舉國若狂勢不至用夏變夷不止本且不
知遑能言務嗚呼此皆我華國聖賢之罪人也石蓮
圩張氏續修委煥執梓政諸長老共襄局務心力交
瘁皆深明敬宗收族之大義而其間君吉翁尤熱心
也爲人果直廉幹奔走宗務寢饋俱廢而不憚煩苦
亦可謂今世界之知本者矣且知本而力能務本者

矣不可舉以媿當世之醉新化而忘其祖者耶

民國丙寅孟夏之吉

晚生呂文煥謹撰

梅菴張公家傳

公諱汝春字士君一字子煥梅菴其別號也世居邑東之孟里自思喬公卜居於此迄公已十有一傳矣公生三歲母氏孟棄養賴祖母陸撫育得以長成六歲入塾讀書心善悟舉止異於常兒業師以遠到期之咸豐庚申髮匪竄我常州賊幟所指萬巷人空大江以南無乾淨土時公才九齡隨父克明公轉輾奔避竟爲賊得克明公義憤填胸欲以身殉公泣止之

曰兒聞死生有命今縱爲賊虜安知異日賊不爲我
虜耶未獲死所不如聽之克明公壯其語遂忍死作
楚囚父子南冠而繫久之賊不爲備公謂父曰此君
子見幾時也乘間脫身逸晝伏夜行抵里門但見四
壁蕭然室無長物蓋爲賊滿載去矣及後賊平父壯
公有膽識復延師課讀通曉文義弱冠爲童子師講
帷所至絃歌聲作顧公志猶不在此乃棄儒學計然
業因慕吳中風景囊貲赴虎邱營饌肆於三塘街通

貴橋畔號曰義豐園以飫食客數年獲利頗不貲輦金而還問舍求田怡然自樂鄉里有以緩急告者無不如數貸之其後俗尙侈靡吳中尤甚嘆曰昔賢擇鄰而處余久居此間非子孫福也歸就禮社鎮源泰益木行經理收支出入纖悉不苟任職十餘年以精力不勝辭歸課孫又十餘年以娛暮景公性剛介人有以曲直爭者得公一言無不折服而去卒于民國壬戌距生于咸豐壬子享壽七十有一德配孟系出

同里望族靜默有闔德生丈夫子二長謙吉次謙尊
國學生孫曾七人雍雍一門人皆稱公種德之報云

民國丙寅季春上浣

同邑殷勉甲謹撰

蓋木衣... 同邑殷勉甲謹撰... 金而... 貴...

子範張君五十初度壽序

古者男子生日懸弧以男兒志在四方如弧矢之往無不利意至深也吾里子範張君是年值五十初度同人方議所以壽之而張君適至聞是議乃太息而言曰鄙人半生奔走一事無成垂老之年無復曩時壯志然天涯地角平昔之所經歷者猶忽忽如在目前托鉢依人一無善狀鋤口而已烏足以言壽哉迺憶少時意氣自負雖生長田家不願抑抑以鄉農老

幸麤識文義乃輟耕赴滬初業商不利繼得友人介
紹乃入政界就皖省宣城鑛務局職事兩年後復作
蜀中遊充萬縣及順慶等縣賬席如是者四年復就
浙東嘉興府署事悠忽一載得友人汲引乃束裝北
上就京漢路稽查員及法律學堂書記官旋膺盛杏
蓀宮保之召委派郵傳部書記官兼本部錄事在部
五年調派湖北漢冶萍鑛務局書記員迨民成立復
由湖北赴滬改派招商局安平輪船辦理賬房事件

四年又調長江江華輪船賬房二年旋膺鎮江關監督之召委辦該關書記官任事二年復由江海關監督委派泰興縣屬馬甸分口稅所主任卸事後復蒙上海全國紙菸捐總局委辦駐廠印花事務兼充常州旅滬同鄉會徵求隊理事員前得異人傳授星家秘術偶一嘗試確有奇驗而知之者任意揄揚遂於職務外多一無謂之酬應粟落數十年僕僕風塵徒傷遲暮馬齒加長則有之烏足以言壽哉言未畢一客

推案而起曰壯哉遊乎大丈夫不當如是耶若生平
足不履城市而出遊未踰里門一步者是與植物等
耳吾輩正思壽張君而未獲所以壽之者盍卽以張
君之所言壽之乎余曰善退而述其事以勸張君晉

一觴云

民國丙寅孟夏之詰
同里孫錫華撰

同里孫錫華撰

壽謙尊張先生五旬序
語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物之情也其能涅而不
淄磨而不磷者伊古來厥惟仲尼其學仲尼而篤守
聖訓者今於石蓮圩得一人焉卽謙尊先生是也先
生梅菴公之仲子也爲人利藹可親乍見然亟見亦
然謙謙有古君子風梅菴公以貨殖起家先生繼父
志讀書爲國學生奈時運坎坷屢試未售慨然曰書
足以記姓名而已丈夫安能久困旬讀問而不問生

涯耶違之以書記才爲姑蘇某巨賈掌出內司會計
焉時吳下風會維新崇奢黜儉視老成爲迂腐尙浮
夸爲時宜龍車馬水足以炫人心者比比若也先生
托迹其間歷二十七年未嘗入繁華場一步非具有
不淄不磷之性者吾知其弗能也每值事暇滄浪亭
畔一杯香茗桃花塢裏半本殘卷人或嗤爲迂公正
色曰余非不解揮霍事第以有用金錢作此無謂消
耗辜負大好光陰似不值得耳况父母生我無不冀

其能承述無忝豈願吾儕爲酒肉徒耶嗚呼此非尼
聖所謂不淄不磷者流耶今者京津孔棘元首奕棊
豫魯鷸蚌國奉蠻觸先生目擊時艱集族人謀曰吾
族自光緒壬午纂修宗牒迄今易四十五寒暑矣加
以世事亟變萬一不虞將何以妥先靈于九原子孫
之罪大莫贖焉眾善其議于是出光緒舊譜翻閱考
訂筆者筆削者削錯則正之虛則實之皆先生獨任
其事此又以不淄不磷之學處其宗族者矣譜成之

日適先生五旬初度之辰下走無以為壽因序生平

所以不淄不磷于世者請為先生侑一觴於主爵

民國丙寅季春上澣其適于昆出光緒書齋隨園卷

以世專迎變萬一不橫山亞曉氏殷勉甲謹撰于蘇

越自光緒壬午纂修宗牒迄今四十五載暑矣庶

新修歸拙此奉覽閱長生日學耕獲乘燕人時曰音

聖祖臨不繼不繼音流源今南京事正棘元首奕恭

其語無並無亦豈願吾勸德而肉於刑銀判此非只

庭耀公傳

公諱浩春字庭耀系出濂溪後入贅於張因從張姓
外舅作新公卽公之嗣父也公性謹厚事作新公夫
婦一如生父母張女亦賢淑知大義克盡婦道作新
公無子而有子愛亦如己出融融洩洩一室無間言
公生長農家習於耕作而性好讀書幼年曾就蒙塾
受四子穎悟冠儕輩以貧故卽廢學及爲作新公後
三時之暇輒力自溫習不敢或怠作新公喜其好學

復善導之不數年學日進乃開設蒙館既以授人益
復自勵因是下筆頗通順焉作新公夫婦先後相繼
沒哀毀逾於所生衣飾殯葬諸事無不中禮力所不
迨者必稱貸羅致之曰行吾心之所安也里有貧不
能舉火者苟往告無不願去遇善舉事尤踴躍提倡
玉成之勿令中止雖傾囊勿顧也自奉素儉約非有
賓祭未嘗御酒肉居恆操作尤勤以故收穫較他農
爲豐視田歲入亦不惡家日以饒晚年酷好佛老書

研求經典頗有心得喜爲人作懺悔事鐘磬鐃鈸鏗鏘競作雖老於僧道者勿如也尤喜談因果風月清朗之夕晚餐初罷携一榻當坐輒舉古來怪誕不經之事而足以使人懲勸者口講指畫娓娓不倦聽者恆爲之動容人咸以善人目之公生於道光十九年八月十六日歿於民國三年十月十二日享壽七十有六歲葬橫林周橋北子臨川耕讀世其業循謹有父風現任該圖董事頗能稱職孫一人厚德謝蘭燕

桂萃於一門咸謂公一生謹厚之報云

民國歲次丙寅年春三月

八日十六日新築外園三平十同里孫錫華撰

西為文德容人誠以善人目之公其德也

文事而足以外人憑憐香日論此畫我誠不

願文心湧發既羅對一樹當坐聘舉古來致瑞

繼篋非難去欲曾首香以成出大喜藉因果風

世求孫典歐首心喜為人非難執事靈簿

臨川張君序
憶余少時先伯父芝田公設帳於同里孟家宕余負笈從焉同學如孟辛占子明輩其九人辛占爲先伯父內姪與余交最密子明卽張君臨川之岳父也初子明父汝霖爲子明領童養媳朋輩但以是戲矧之少年性情活潑往往如是曾未幾時同學八人均先後物故昔所謂童養媳者雖猶健在亦頽然一老嫗耳余所居爲三圖余承乏董其事而四圖圖董

則爲張臨川臨川雖與余同事以余與其岳父同學
故因余爲父執加敬禮焉其爲人忠厚循謹以耕讀
世其家人有紛爭往懇者必爲排解之務令消釋而
後已遇地方公益事則悉心籌劃勿令中止以是鄉
人交口稱之曰賢家設訓蒙塾塾有徒十餘人涇涇
然惟以誤人子弟爲戒故除公事外恒終日不出門
一步蓋小心謹飭之人也有丈夫子一人半耕半讀
克守先業而家道亦稱小康日來世風不古青年子

弟競尙浮囂舉凡古昔聖賢相傳禮教之大防均日
爲老生常談甚至反爲腐敗而一一力爲破壞之而
臨川授徒猶兢兢勿失遊其門者亦無不恪遵師訓
也殆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歟吾子勉乎哉持是心
以詔後學共益人子弟實多矣

丙寅春三月

同里孫振球撰

忠義殉難錄

事足以侔天地震古今驚風雨而泣鬼神者惟忠與義然忠出於至性從容者赴之慷慨者亦赴之義本於至情事窮時見之國破時別之此忠臣義士不幸際時之亂無可如何卒至殉節殉名所以光耀國史永垂不朽者也乃不意窮鄉僻壤愚夫愚婦如孔子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者豈可湮沒不彰也哉吾族石蓮圩張氏自庚申失守常

郡至甲子克復共計殉難義民五十六名雖未旌表

於國史能不流芳於家乘庶可發潛德之幽光以昭

忠義抑亦獎勸夫賢嗣以著堅貞爰書畧跡以表忠

義云云無何賊師卒至既而裔孫子煥謹題國史

乾亨音事貴興具文裕興胡限步容忠引義方不幸

印方忠出照方抄錄孝明依文煥明香木仲仁義本

宴安以辨問安靈古作奎風雨作棟康順元吉忠興

作粒忠開吉疑作霖洪吉作善洪吉

公明 遷徙 廸吉

鑑明

有善

同春

統緒 之瑞春

景春 不過 汝穀

汝喬

德芳

德藩

惟有 與夫 增寶

之地 林寶

友芳 世子 友宜

憲文 履豫

慎富

步 陸氏 妻 步玉

殷氏 妻 裕興 薛氏 妻 達賢

孫氏 妻 印方

諸氏

問安 謝氏 妻 作雲

孟氏 妻 作爲 成氏 妻 作尙

顧氏 妻 作舟

朱氏

元吉 趙氏 妻 德藩

章氏 妻 金福 賈氏 妻 其祥

王氏 妻 慎富

强氏

王富 董氏 妻

遷徙誌

由金刻錄

夫一族之中同居一里者不過六七而遷徙他方者不無二二三今將遷徙之人與夫所遷之地記載詳明俾後世子孫可查可考不致遺失脫漏庶幾一本之人不視爲吳越也爰將各分子姓遷居地名逐一詳

載爲遷徙誌

由金刻錄

君政

自范陽徙居曲江

九臯

自曲江徙居長安

皎如
由曲江徙居洪州

起興
由曲江徙居揚州

薄為濯卦詩
由洪州徙居常州

人不膠為吳越
由曲江徙居常州

軒舞居詠新
由長安徙居金陵

小無遠三令
由金陵徙居廣陵

夫一迪之中
由金陵徙居鳳翔

麴卦詩
由金陵徙居
宜興
止

遷徙

由金陵徙居閩中

邁

由金陵徙居

宜興 漳浦

達

由金陵徙居

江陰 琉璜

璘

由揚州徙居綿竹

舉

由常州徙居

城內 天井

式

由常州徙居錫山

如鑒

由蘇州徙居殷薛

德成

由鳳翔徙居姑蘇

慎修

由天井徙居

城東白蕩

守章

由鳳翔徙居

毘陵城灣

逸盤

由鳳翔徙居

常州梅巷

永盤

由鳳翔徙居

常州丁堰

華琮

由常州徙居洞庭

丕烈

由常州徙居宜興

尙序

由白蕩徙居坎

宮圩

廷煥

由白蕩遷居水

東巷

思喬

由白蕩徙居石

蓮圩

大仁

由石蓮圩徙

居月城橋

大文

由

常州石蓮圩復徙居江陰長壽

大行

志安

由

常州石蓮圩復徙居江陰長壽

廷賓

由石蓮圩徙方渚

祭義云春雨露旣濡君子有怵惕之心秋霜露旣降君子有悽愴之心故春秋二祭實有常期君子不敢越焉吾族春祭定期於寒食秋祭定期於冬至主祭者先期齋宿不得擅爲改期與祭者已刻畢集不得遲延推諉古者祭必有服所以明敬也子孫雖貧富不同不能特制祭服亦必更衣入廟吾族與祭之人每多褻衣便帽率爾入祠大爲不敬自後與祭子孫

務必衣冠整肅揖拜雍容以將誠敬違者扶出干瀆
朱子云宗廟禮法之所在禮也者序昭穆別尊卑也
而法卽行乎其間凡入祠禮拜須分昭穆辨尊卑爲
禮拜之先後在廟人不得僭越卷香曰既畢樂不替
祭畢有餽邀神惠也故凡祭餘飲福在詩有獻酬交
錯之文有旣醉旣飽之惠然必肅敬雍和方不失善
終如始之義若沉湎無節以致喪儀伐德不敬之大
者也宜爲永禁

先王有養老之典

聖朝有恤老之文老者人所宜優也族有壽登七十者祭餘飲福免出分金亦引年之一端也

宗廟爲棲神之所必以肅敬爲事倘在內鬪牌擲色及祠內門扇縱橫偃卧乘涼俱爲不敬犯者議罰

宗祠理宜肅清若於祠內堆貯家伙農具柴薪猥褻殊甚均宜永禁

禮云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則祭器之重也明矣凡

祠內所置一切祭器總歸主祭者經營至下會臨祭時須交付承受者逐一驗明祭畢交經營者收貯不得借出移用以致破壞缺失如有此等不但經手人賠補併公同議罰不容徇隱

曾子問殤不祔祭凡人十九至十六爲上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三十至二十未娶者爲殤殤者不得入祠

人之品誼不一然于士農而外或服賈牽車或百工

技藝各擅一長俱不愧爲人卽可無忝厥祖若有流
入匪類不顧廉恥者輕則究處重則逐出永不入祠

意此譜引之宗譜有志然無脈遺宗者皆引蘇平元河
人之立身行己莫先於報本本一而已上生下生尊
卑有等親爲五服疏爲九族亢宗之士恐忘厥初於
是別昭穆而序之生同欣死同戚而後疏者親遠者
近爲之家廟祀焉家乘紀焉尊祖敬宗睦族之道於
是乎在我張氏始祖自常郡天井巷徙居茲土也歷
年二百歷世七傳其中代謝不一遷徙亦多而譜牒
闕如不惟先祖之生卒行詣概不可考而世次亦幾

幾乎紊矣爲子孫者言念及此能無惻焉心傷乎因
不揣固陋借次子鳳鳴徧咨族黨詳加參訂始遷而
上自唐君政公以下其間盡忠於國孝友於家以科
名節義稱者班班可攷祗據第一世慎脩公遷白蕩
爲白蕩鼻祖自是支分派別縷析條分詳其所信闕
其所疑倣蘇氏式創爲世系雖多所未備而大小宗
支瞭然可睹庶可告無罪於先靈以稍伸其報本之
意使後之宗哲有志於尊祖敬宗者得所藉手云爾

時譜跋

萬曆三十八年歲次庚戌季春月

裔孫槐謹識

卷之二 引

東泉世譜跋

予友朝奉郎張公丞相魏公之裔也常造平江官舍與余談及時事慨然流涕因出世恩譜一帙請曰某身已許國矣惟留是編詔之後人乞識一言以垂不朽惟時予心諾焉而未遑也未幾五牧兵潰公驚告別而音問不相通矣帝舟遷於新會之厓山而時事益不可爲公與其族河南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厓山與子戮力王室乃爲北兵所襲公等舉宗及餘

兵奔思川烏羅洞戰敗被執公曰若降何面目見魏
公於地下遂遇害予大戰於五牧嶺亦被執驅之北
行復抵五牧撫令追昔悲不自勝而公之藐孤復來
請焉不覺有感於斯也公諱鏗行政一常共事五牧
因遺弔五牧詩俾書其簡末聊慰曩日之請云
詩曰首赴勤王役功成事則天富平名委地好水淚
成川我作招魂想誰爲掩骼緣中興須再舉寄與慰

咸淳歲次丁卯

宋丞相文天祥題

世譜跋

慨昔張氏之盛也在曲江有文獻公兄弟在廣漢有忠獻公父子勲名炳於國史道脉延於廟祀斯卽天地間大譜也豈賴一家之譜以傳哉然余讀張氏世恩譜而益知其先人之功德足爲後世法也其子孫有能法祖者理學本之家傳忠貞綿於世篤將不越其譜而得之矣此河南制置使張公等皆欲求無媿於先人也張氏先人葬衡山子孫之守墓者多寓於

此而余承乏茲主亦得私淑其家教而興起焉遂與
張氏日以忠義相勉勵也銘曰張氏之祖世受國恩
張氏之孫世守家訓賻其遺蹟孰不思齊况吏於茲
胡不相勉映其於人之世齡以爲益毋毋其于茲
柴咸淳八年豈棘一案之酷以斟若熱余蕭張丑卅
思淵公父于燠谷秋筑園中潭洲守李鳳臨蒞題曰天
湖昔張丑之益出洛曲丘育文淵公况策亦與對育